



The History  
of  
Sumo

# 相扑的历史

「日」新田一郎 / 著  
崔世广 王俊英 邢雪艳 /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每 日 中 友 好 基 金



# 相扑的历史

「日」新田  
崔世广 王俊

译

每周末中好书推荐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扑的历史/(日)新田一郎著;崔世广,王俊英,  
邢雪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3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 - 7 - 305 - 20075 - 5

I . ①相… II . ①新… ②崔… ③王… ④邢…  
III. ①相扑—历史—日本 IV. ①G88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795 号

SUMOU NO REKISHI

© Ichiro Nitta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c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JUP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340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书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名 相扑的历史  
著者 [日]新田一郎  
译者 崔世广 王俊英 邢雪艳  
责任编辑 田雁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1.5 字数 207 千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0075 - 5  
定价 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本书的意图与构成

以一时暴发之势呈现出的相扑热虽已稍稍趋于沉静,但如今大相扑的人气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所谓“热”的地步,成为一种常态。然而,急剧增加的相扑迷们对大相扑的喜爱,比起对作为专业体育项目的相扑本身的兴趣来,更多的是缘于对大相扑的传统仪式、习俗,以及对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关心。这突出地表现在大相扑的人气高涨和业余相扑的低迷上。缺少了丁髷<sup>①</sup>、化妆回し<sup>②</sup>、入土俵<sup>③</sup>、行司<sup>④</sup>和传呼<sup>⑤</sup>等必要演出道具和程序,只是简单竞技的业余相扑似乎被置于相扑热的“蚊帐”之外,就连在国技馆举办的学生相扑大会,都很难成为人们的话题。

近来,在关于外国人力士的甚嚣尘上的议论中,有着“相扑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还是日本文化的象征”等主张,其背景也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不是套用几条竞技规则就可以成为“相扑”,只有了解了以特定的“文化”为背景的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和习惯,掌握了那些未必直接与竞技内容相关的各种仪式后,相扑才能成为真正的相扑。实际上,从这样的“文化的”侧面来发现“相扑的本质”的,在“大相扑迷”中是多数派。

当然,与竞技内容相比更注重背景的文化这并不是坏事,这确

① 力士的发髻。——译者注

② 十两以上的力士在登上土俵时所用的,有美丽刺绣的围裙。——译者注

③ 幕内力士佩戴刺绣围裙,一起登上土俵的仪式。——译者注

④ 相扑仪式的执行者和初次判定胜负的裁判员。——译者注

⑤ 在相扑场上呼唤东西力士的名字,让其登场的人员。——译者注

实是相扑之所以成为相扑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如果先透露一点本书内容来说的话,与其说“相扑”是一种格斗技艺,不如说它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而成立的。

尽管相扑的“传统”、“文化”、“历史”等备受关注,但是有关相扑历史的研究却出人意料地进展不大。确实,以相扑历史为题材的读物为数不少,面向一般读者的历史杂志也在编纂有关“相扑的历史”的特集。但是,这种场合所描述的大多是一些力士的列传、番付<sup>①</sup>与星取<sup>②</sup>的记录,以及年寄<sup>③</sup>、相扑部屋<sup>④</sup>的历史,总之都是“大相扑的历史”。

承担所说的“大相扑史”研究的,大多数是一些从大相扑迷转身的业余研究者。确实,在“大相扑史”范围内,他们对各种相关历史文献的细致挖掘和研读,以及对各地历史遗迹和现场的详细调查等,就连专业的历史学家也都会感到汗颜。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相扑史迹研究会”的研究小组,他们详细调查了力士、年寄和行司等的墓地,把调查结果结集成《相扑的史迹》<sup>⑤</sup>,此书内容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此外,关于各代的年寄和一些力士的简历等,也由“相扑趣味之会”、“相扑友之会”等相扑迷组织的业余研究者们,在同人杂志或是相扑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可信度很高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关于“大相扑”之前的那些事情,在这种场合却很少有人涉及。

即便是公开发行的“相扑的历史”,在这方面也是大同小异。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大相扑的历史,对于大相扑以前的历史,如相扑的起源传说以及平安时代的相扑节等,虽然作为大相扑的前史有所描述,但始终不过是些概括性的、定型的叙述。至于涉及大相扑以前的“相扑的历史”,各书内容大多依据明治时期编纂的百

① 表示力士地位和位次的排名表。——译者注

② 指相扑中按照胜负计算获胜的星数,白星为胜,黑星为负。——译者注

③ 引退的力士或行司,成为相扑协会干部的人。——译者注

④ 在相扑中,是年寄为了培养力士的合宿所。拥有土俵的设备等,所有力士均归属于某个部屋。——译者注

⑤ 相扑史迹研究会编:《相扑的史迹》(已刊发六期,同会编,一九七三~ )。

科全书《古事类苑》<sup>①</sup>中的“武技部十八 相扑节”、“武技部十九 相扑上”、“武技部二十 相扑下”中的有关项目叙述，而有关相扑节的实例等，则大多依据酒井忠正所著《日本相扑史 上》<sup>②</sup>记述的框架，酒井在该书中发掘、介绍了贵族公卿日记等很多新史料。而各书所采用的古代/“节会相扑”、中世/“武家相扑”、近世/“劝进相扑”等“相扑史”的叙述框架，也都基本沿袭了通过对《古事类苑》的叙述整理后的《日本相扑史 上》中的相关内容。

这样的记述框架，自从《古事类苑》问世约一个世纪以来，以及《日本相扑史 上》公开出版近四十年间，一直没有受到质疑而被继承了下来。这期间，在历史学(一般史)的研究领域，无论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革和进展，但在相扑史研究方面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一点上唯一的例外是围绕“相扑的起源”的议论，即在所谓“骑马民族征服说”<sup>③</sup>的影响下，出现了想从亚欧大陆来寻求“相扑的起源”的动向。也就是说，“骑马民族征服说”并没有局限于历史学家的内部，而是广泛吸引了一般读者的关心，成了社会性的话题。与此相对的是，在历史学家内部成为热议对象的，即以日本中世史领域为中心的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成果，<sup>④</sup>却没有能对相扑史的研究带来任何影响。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相扑史研究一直处于历史学研究的潮流之外。当然，这种事态首先要归咎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把相扑的历史当作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对象。近年来的

① 明治、大正时代编纂的百科全书，从“天部”到“金石部”分为三十个部门设立项目，刊载有简单的解说和史料原文。就是现在，作为史料集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四年出版发行。载有相扑有关史料的“武技部”，刊行于一九〇〇年。

② 棒球杂志社一九五六年刊行。本书是为了厘清近世以后的番付、星取的历史而编纂的，在上卷(江户时代编)中作为前史也涉及了中世以前的相扑。中卷(明治、大正时代编)由同一出版社于一九六四年刊行，下卷(昭和编)尚未完成因作者去世而中止。

③ 东洋史学者江上波夫提倡的学说，认为天皇家的祖先来自于大陆并征服了土著势力，属于通古斯系的北方骑马民族。

④ 如网野善彦关于中世社会的“职人”的议论(网野《无缘、公界、乐》，平凡社，一九七八年)等。正如后文所述，在“职人歌合”之类的场合“相扑人”屡屡登场，把这个时期的相扑单纯地概括为“武家相扑”是否恰当，值得探讨。

历史学,不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其领域都在显著扩大,多样性在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即便在“社会史”、“艺能史”等各种下一级的研究领域中,也都没有把相扑的研究作为重点。不过,也有个别研究,如长谷川明<sup>①</sup>挑战相扑起源的研究,山中裕<sup>②</sup>和大日方克己<sup>③</sup>等对相扑节仪式的研究,涉及相扑节中奏乐和后世能乐关联的能势朝次<sup>④</sup>、林屋辰三郎<sup>⑤</sup>等的研究,还有野口实<sup>⑥</sup>和峰岸纯夫<sup>⑦</sup>等关于相扑节相扑人和中世初期武士团的议论。在近世则有对营利劝进相扑演出的形成过程进行真正探讨的高埜利彦<sup>⑧</sup>的研究。其中长谷川的研究,是将围绕相扑起源的各种议论,与日本以及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格斗竞技相联系进行探讨的成果,可以说相扑“起源”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高埜的研究对过去的四季劝进相扑演出体制成立过程的认识进行了很大修正,可谓划时代的研究成果。

但是,还不能说已经有人尝试过重新探讨“大相扑以前”的“相扑的历史”的整体面貌。作为历史民俗学家广为人知的和歌森太郎是一位相扑通,著有很多与相扑相关的著作。他感叹历史学界对相扑研究的“轻视”,曾经尝试把相扑作为历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但也只是在民俗学的领域,围绕相扑起源传说的解释提出了重要的新见解,却未能完成历史学领域的研究。<sup>⑨</sup>

很明显,人们关心的“相扑=大相扑”这种图式规定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在已经形成的作为演出体制的大相扑组织中,以往“相

① 长谷川明:《相扑的诞生》,新潮选书,一九九三年。

② 山中裕:《平安朝的年中行事》,培文书房,一九七二年。

③ 大日方克己《古代国家与年中行事》(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三年)的第三章“相扑节”。

④ 能势朝次:《能乐源流考》,岩波书店,一九三八年。

⑤ 林屋辰三郎:《中世艺能史的研究》,岩波书店,一九六〇年。

⑥ 野口实:《相扑人与武士》,载中世东国史研究会编《中世东国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

⑦ 峰岸纯夫:《相扑人大方五郎政家和其子孙们》,载《关城町的历史》三,关城町史编纂室,一九八三年。

⑧ 高埜利彦《近世日本的国家权力与宗教》(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九年)的第一章“近世国家的家职和权威”。

⑨ 和歌森太郎关于相扑的主要著作,收入《相扑的历史和民俗》(《和歌森太郎著作集》第十五卷,弘文堂,一九八二年)。

“扑史”所关心的，在大多数场合只是力士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在土俵上又留下了什么样的战绩这样的内容。其结果，相扑的历史就成了番付的历史、星取的历史。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即便可以将这些叫作“大相扑的历史”，但是很难可以将其称作“相扑的历史”。只有将其不仅仅局限于“大相扑”这种相对封闭世界的即内部的历史，还要考虑对社会大众开放的包含非专业相扑在内的“相扑”的世界，即在与外部社会的关联中展开的历史展开全面议论时，才可以真正成为对“相扑的历史”的讨论。

与此同时，有关“大相扑”世界的形成过程，也不能只给予“大相扑前史”那样的位置，还必须对其进行完整的历史性叙述。对大相扑迷们来说这是否是关心对象的问题，应该暂且放在一边。本来，从“大相扑”的世界确立至今充其量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而相扑的历史即便是保守的估算，从《日本书纪》<sup>①</sup>记载的“健儿相扑”记事开始算起，至少也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如果将“大相扑以前”的“相扑的历史”，只是作为“大相扑”成立的前史加以处理的话，不仅过长，而且也充满了起伏。因为，“大相扑的历史”实际上占据了“相扑的历史”之比较最近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本书将把重点放在“大相扑以前”的“相扑的历史”上加以叙述，其独创性的主张也主要放在了中世以前部分。本书并不局限于“相扑史”这一领域内部，而力图将其作为“社会史”、“文化史”、“艺能史”的下一级领域来把握，在“相扑”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描绘出“相扑”的同一性得以确立，以及其变容的具体过程。尽管本书并没有超出概论的范围，但在努力吸收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重新审视“大相扑以前”的“相扑的历史”的框架，并构筑能够更详尽叙述的新框架，这是笔者执笔本书的意图。

正如本书目录所表明的那样，本书由总计十二章，以及在各章间适当插入的专栏所构成。正文的十二章，基本上按照时代的顺序记述了“相扑的历史”，各章间的专栏虽然很难纳入正文的脉络中，不过这些题目对理解正文应该有所帮助，因而便以专栏的形式

---

<sup>①</sup> 古代律令国家作为正史而编纂的《六国史》之第一。舍人亲王等撰，养老四（七二〇）年成书，记述从天地开辟到持统天皇十一（六九七）年。

加以叙述。

仔细浏览一下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发现，在以往的“相扑史”类书籍中被当作“前史”来处理的“大相扑以前”的叙述，在本书中占了过半的篇幅，由此也可以察觉作者的意图了吧。在此初衷之下，本书各章叙述着墨不够均匀，特别是对“大相扑的历史”部分的处理，或许还有过于冷淡之嫌。但是，就“大相扑的历史”而言，特别是“番付、星取的历史”、“力士、年寄的历史”等，已经发表有很多值得信赖的著作和文章，<sup>①</sup>阅读时参考那些论著就已经足够了。在此，本书不想涉及那样的细微之处，只是把焦点置于社会与相扑的关联方式的变迁上，来尝试进行概论式的论述。

<sup>①</sup> 如前面提到的酒井《日本相扑史》、相扑史迹研究会编《相扑的史迹》，以及池田雅雄《相扑的历史》（平凡社，一九七七年），日本相扑协会、博物馆运营委员会监修《近世日本相扑史》（五卷，棒球杂志社，一九七五～一九八一年），池田雅雄等编《相扑百年的历史》（讲谈社，一九七〇年），古河三树《江户时代大相扑》（雄山阁出版，一九六八年），川端要寿《物语 日本相扑史》（筑摩书房，一九九三年）等。此外，刊登在《相扑》（棒球杂志社出版）、《大相扑》（读卖新闻社出版）等专业杂志上的报道，在这方面的信赖性也很高。

# 目 录

**前言 本书的意图与构成 / 1**

**序章 相扑的起源 / 1**

“相扑”一词 / 1

神话中的相扑 / 5

历史中的相扑 / 9

\* 专栏 相扑的宇宙论? / 16

**第一章 神事与相扑 / 17**

水神与相扑 / 17

七夕与相扑 / 21

相扑神事与奉纳相扑 / 25

\* 专栏 祈雨与相扑 / 31

**第二章 相扑节 / 32**

相扑节的起源 / 32

相扑节的程序 / 37

相扑节的绝迹 / 46

\* 专栏 相扑节相扑人点景 / 51

**第三章 祭礼与相扑 / 52**

寺社的相扑 / 52

相扑人其后 / 57
村落的相扑 / 60
* 专栏 相扑钱 / 64
<b>第四章 武家与相扑 / 65</b>
镰仓幕府将军的上览相扑 / 65
作为技艺的相扑 / 68
诸大名的相扑观赏 / 72
* 专栏 永享年间的日中决战? / 78

<b>第五章 职业相扑的萌芽 / 79</b>
“京都相扑”的活动 / 79
劝进演出成立的条件 / 83
劝进相扑的出现 / 85
* 专栏 街头相扑的风景 / 92

<b>第六章 三都相扑集团的成立 / 93</b>
诸藩供养相扑的形成 / 93
公许劝进相扑的成立 / 98
从京都、大阪到江户——相扑集团的统合 / 103
* 专栏 “土俵”的形成 / 107

<b>第七章 江户相扑的兴盛 / 109</b>
德川家齐的上览相扑 / 109
大名与相扑 / 115
相扑会所的成立 / 119
* 专栏 “相扑四十八手” / 124

<b>第八章 相扑故实和吉田司家 / 126</b>
“横纲”的问世 / 126

吉田司家の系譜与战略	/ 133
故实体制与相扑的正统	/ 138
* 专栏 相扑与江户文化	/ 142
<b>第九章 近代社会与相扑</b>	/ 144
明治维新与相扑	/ 144
“国技馆”的建设	/ 150
国策与相扑	/ 154
* 专栏 “横纲”其后	/ 159
<b>第十章 业余相扑的变化</b>	/ 161
从非专业相扑到业余相扑	/ 161
学生相扑的发展	/ 165
作为“体育”的相扑	/ 170
* 专栏 过去的相扑强大吗	/ 175
<b>终章 现代的相扑</b>	/ 177
相扑体系的现代化	/ 177
现代的相扑	/ 182
相扑的国际化	/ 186
<b>后记</b>	/ 191
<b>二十一世纪的相扑——代“学术文库版后记”</b>	/ 194
大相扑的多国籍化与其周边	/ 194
相扑的国际化及其之后	/ 197
相扑与“日本”再考	/ 202
<b>主要参考文献</b>	/ 206
<b>相扑史略年表</b>	/ 210
<b>译者后记</b>	/ 215

# 序章 相扑的起源

## “相扑”一词

众所周知，相扑“すもう”一词源于ハ行四段活用动词“すまふ”的连用形“すまひ”的名词化，由于“すまふ”含有“あらそう”（争斗）、“あらがう”（抗争）的意思，而其原意为“争斗之事”和“抗争之事”，即指格斗本身。古语为“すまひ”，中世后期因为发音相同，也常常写作“相舞”或“素舞”<sup>①</sup>等。进行相扑的“相扑人”叫作“すまひびと”，朝廷例行活动的“相扑节（相扑节会）”叫作“すまひのせち（すまひのせちえ）”。虽然并不明确“すまひ”从什么时候转化成为“すもう”，不过，在中世末期编纂的《日葡词典》<sup>②</sup>的标题中就有 sumō(スマウ)一词，另外在据认为是同一时期编纂的《义残后觉》<sup>③</sup>中也出现了“すもう”一词，由此而言这个时期似乎已经开始使用“すもう”的发音了。一般认为，“すもう”的用法是在近世开始普及开来的。

相对这个读法而使用的“相扑”这两个文字，正如可勉强训读为“あいうつ”那样，是表示“竞争力”、“格斗”之意的汉语，故取汉语中的这个意义来充当“すまひ”的训读。同样，读作“すもう”的“角

① 关于该“素舞”的记载，虽然看起来似乎意味着“裸体进行表演”，但理解为只是由于发音相通应该更为妥当。

② 由中世末期来日本的葡萄牙人编撰的、由日语到葡萄牙语的辞书。庆长八（一六〇三）年成书，是关于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日语的珍贵史料。土井忠生、森田武、长南实编译《邦译 日葡辞书》已经出版（岩波书店，一九八〇年）。

③ 愚軒的著作。是完成于文禄五（一五九六）年的杂话集。

力”、“角抵”、“角觝”<sup>①</sup>，也如字义所示，“角”是“比”、“竞”的意思（与“角逐”的“角”相同），而“角抵”、“角觝”的“抵”和“觝”，则都是打、撞的意思，因此，“角力”是在指竞争力时，而“角抵”、“角觝”则是在指比赛力道、技艺时所使用的词汇。总之，这些词本来不是指特定样式的格斗竞技，而是指一般格斗或一般技艺的汉语。

据长谷川明的考证，“角力”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sup>②</sup>的“月令”中，而“角抵”一词则出现在以《史记》<sup>③</sup>为首的多部书籍中，主要是作为包括舞乐在内的杂艺技艺的词语而出现的。<sup>④</sup> 关于“相扑”一词，过去曾有人解释说是“在汉译梵语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词汇”，<sup>⑤</sup>但长谷川认为这是错误的，他指出在出现“相扑”一词的经典汉译之前的晋代，就已经出现了。<sup>⑥</sup> 本来应该就此采纳长谷川的观点，但因为长谷川同时将“相扑”一词作为“南方的”用语，去与“北方的”“角抵”进行对比（我想，这与长谷川想从“南方”寻求相扑起源的基本构想有关），而对这一点本人持保留态度。

既然相扑的原意是“格斗”，那么各种各样的格斗都可以表现为“相扑”。所以即便使用同样的“相扑”的字，但由此表现的格斗形态却未必一样。作为原型的“格斗”，在不同的文化圈内，是作为具有特定样式和内容的竞技而发展成型的。不仅仅是“相扑”，各个文化圈有代表性的格斗竞技的称呼，是从意味着格斗本身的词语中派生出来的，这绝不是稀奇的现象。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相遇时，用各自文化圈中有代表性的格斗竞技的称呼，来

① 直到昭和前半期都一直在使用，就是现在，在“角界”（相扑界）和“好角家”（喜欢相扑的人）等语句中仍能看到其影响。

② 阐述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礼”的规定和精神的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其中的“月令”，论述了每个月的礼仪和仪式。

③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中国最古老的史书，成书于公元前九十一年左右。

④ 前引长谷川《相扑的诞生》。

⑤ 如前面引角的酒井《日本相扑史上》、池田《相扑的历史》等。

⑥ 长谷川指出，以往认为是“梵语 godabara 汉译”的说法，是单纯的误读和重复转引造成的。按照长谷川的说法，中国文献中有关“相扑”文字的用例，可以追溯到四世纪初完成的王隐的《晋书》（西晋的历史书），或尽管成书年代不详，但大概完成于三世纪左右的虞溥的《江表传》（中国江南地方的地志）。载有“相扑”两字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则是在六世纪左右。

表现对方格斗竞技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下面举一个例子。

据说在江户时代末期的嘉永七(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领的所谓“黑船”再次出现在浦贺时,江户的相扑年寄中有人向幕府提出,为了炫耀一下日本人的力量,可以让当时的大关小柳常吉等力士们每人一次搬运两到三麻袋大米(据说一个叫白真弓肥太右卫门的力士,一次搬运了八麻袋大米以向美军显示力量),同时进行有相扑表演,还和美军士兵中有拳击、摔跤经验的人进行较量并获得胜利(可以说是现在的“异种格斗技战”的开端吧),力士的力大无比让美国人叹服,而让日本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气。这在相扑迷中可谓是众所周知的逸事。当然,这是来自于日方的记录,而美方的记录却对此相当冷淡,他们认为与美国所带来的供观览的蒸汽机等文明利器相比,日本展示的基本是类似于兽力的野蛮的东西,而通过文明和野蛮的对比来表现西洋的优越性。这种两者认识上的反差,或者说彼此之间的小小的自我炫耀很有意思。



**黑船来航与相扑** 江户时代末期,用搬运米袋对乘黑船来航的美国使节夸示力量的力士们。题为《力士竞争力》的瓦版。(横滨市开港资料馆)

这就是日本相扑和西洋摔跤的最初相遇。此后,对摔跤就用“西洋相扑”一语来对应,而相扑和柔道在英语中则被称作“japanese wrestling(日本摔跤)”。当然,这样的用语是以形态和视觉上的类似为前提的,本来不论是“相扑”还是“摔跤”,都是从意味着格斗的词语衍生出来的,如果从其原意来看的话,这个用法应该

说是理所当然的。wrestling 的词干 wrestle, 与有“扭取”、“换取”等意义的 wrest 是同一词源, 是指相互角力、相互扭打格斗的词语。可以说, 无论是日本的相扑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格斗竞技, 还是西洋风格的摔跤所采用现在的形态, 都是试行错误和偶然的产物。在相扑和“非相扑”、摔跤和“非摔跤”之间, 其界限本来就不是那么明确, 将一方当作另一方的变种来认识和表现是可能的。另外, 前面所述的《日葡词典》中“スマウ”一項的说明, 原文是“Luta”, 这是意味着“格斗”、“竞技”的葡萄牙语。

因此, 把“博呼”(bofu)称作“蒙古相扑”, 把“希尔木”(sireum)称作“韩国相扑”, 把“布莱”(bure)称作“塞内加尔相扑”, 并不是将这些视为“日本相扑”的变种, 而只是表示这些都是一般格斗意义上的“相扑”的变种。可以认为, “日本相扑”也与上述这些称呼一样, 都是相扑的变种之一。可以尝试将相扑与柔道做个比较。比起相扑来, 柔道是被更为严格限定的、特定的格斗竞技的表现, 比如为了说明“桑勃”(sanbo), 即便可能特意会用可以说是“俄罗斯柔道”的表现, 但是一般不会将“桑勃”叫作“俄罗斯柔道”。

所以, 在解释文献上表现为“相扑”的东西时, 必须特别警惕与现代的“日本相扑”间的牵强附会。特别是在古代, 即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扑”, 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古代史料中出现的“相扑”一词, 到底是指一般格斗本身呢, 还是指特定的格斗竞技呢, 很多时候还是要根据个别具体事例来加以判断。在解释“相扑起源”传说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日本列岛被统合为均质性很高的一体社会,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久远的时代的事情。在那以前日本社会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整体的时代, 各个地域也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相扑”(作为原型的格斗), 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即经过各种各样“相扑”相互交流的过程, 才形成了作为一种格斗竞技的“相扑”。

那么, 在日本各个地域进行的作为相扑原型的格斗, 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形成今天所看到的“相扑”这样的形态呢? 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 还是由什么人的意志推动的? 弄清楚这一点正是本书的中心课题之一。特别在从序章到第二章中, 将一边引用或者援用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成果, 对相扑在特定的样式、特定的意义下成型的过程, 和在此过程中作为国家例行活动的相扑节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相扑”对国家来说具有什么意义进行论述。

另外,进行相扑的人在古代大多被称作“相扑人”,但有时也只被称为“相扑”,到中世“相扑”反倒成了一般的称呼。进而到中世末期,“相扑取”一词开始登场,并在进入近世后迅速普及开来。另一方面,“相扑”这一简单称呼也还在使用,直到现在还有“お相扑さん”的叫法,应该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而现在一般所使用的“力士”这个词,就像佛的守护者“金刚力士”等一样,是表示拥有强大力量的壮士的用语,特指相扑的竞技者为“力士”似乎始于近世。

这样的竞技者称谓的变迁,或许与“相扑”语义的变迁存在某种关联,本来有必要在彻底调查各种具体用例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区分,但因本书执笔时未曾经过这样的程序,所以从古代到中世多使用“相扑人”,从中世末期到近世中期多使用“相扑取”,从近世中期以后即大相扑演出体制成立后则主要使用“力士”这一用语。大体来说,这与以下的区别相对应,即作为艺能之徒的“相扑人”,把相扑作为谋生手段的“相扑取”,以及作为“真正的相扑取”而被社会所认知、并构成专业集团的“力士”。在这里我想先声明一下,以上这些称呼未必完全忠实于史料上用法的差异。关于其详细内容,希望读者从本书下面的叙述中去读取。

## 神话中的相扑

取材于日本神话,在昭和三十年代制作的电影《日本诞生》中有一个场面:当原节子饰演的“天照大神”被弟弟“须佐之男命”的粗暴行为所激怒,绝望地藏身于天之岩户中,世界顿时陷入黑暗时,由于受“天宇受卖命”的歌舞诱惑,天照大神随后将岩户稍微开了一条缝,而“手力男神”则趁机将岩户门打开,让光明重新回到世界。那么饰演手力男神的演员是谁呢?就是当时大相扑的人气力士朝汐太郎(后来的朝潮)。正如手力男这一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的角色是大力之神,这对容貌魁梧、肌肉结实的朝汐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角色。如果说“相扑”的原意、原型是“角力”的话,手力男应该是相当于相扑祖神的存在。